



# 四四方方一片田

□ 计雯

我家门口有片田,不大,就四五亩左右。无聊烦闷的时候,那儿也确是一个好去处。

小时候,爸妈不放心我独自出门,常把我拘在家里。待得久了,容易腻味,这种烦腻连动画片都解不了。于是我爱去门前的那片田里走走,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找乐子。要说能在这几亩田里玩出什么花样,倒是,不容易,单单解闷确是简单。

初春时节,水田里还没插上秧,主人家就会在里面种一些草子花(紫云英花)。一来,给他家的耕牛换换口味;二来嘛,就等着这些花草烂在地里作肥料。这玩意儿不值钱,不过味道挺不错的,嫩嫩的,很是爽口,也算得上是道时令小菜了。趁着它还没开花,左邻右舍都爱去田里挑些来煮着吃,主人家也很不在意。我既爱吃这道菜,更爱看它开的花。这花粉紫粉紫的,要说有多好看,我是形容不出的,却打心眼儿欢喜,大概就是那野趣恰合了我的眼吧。我爱看它们在田里的烂漫,也喜欢挑拣出最合心意的几朵攒着,等到风起,把手一扬,看它们打着转儿地飘落。

初春的乐子不难找,等到田里灌满水,插上秧,乐趣就少了很多,毕竟田里能走的地方只剩下几条田埂了。当然,坏处也能变好处,只要想法子,没意思也能变得有意思。去过农村的都知道,在田埂上走路,不难,但要想走得又快又好也不简单。从小在田里野惯了的我自然不觉得走在上面有什么挑战,不过想要跑起来的话,却是有难度的。毕竟两边的地里都是刚栽下去的禾苗,少不得水,如果一个不留神从田埂上滑下来就会踩进泥水里。我却喜欢这样的游戏,刺激又有趣,能打发掉我一下午的寂寞。

当然,最快活的还是在秋季,特别是稻子收割完之后。主人家在开春前不会去烧那些秸秆,任由它们留在地里。这可是件大好事儿。抱着一捆秸秆走到背风处,划根火柴点燃,也不要明火,就让它暗暗地烧着,再往里面丢两三个橘子。不用看顾,等时候差不多了,再回来取就是了。一般这空闲里,我会提溜着剪刀去河边剪几根芦苇。小河就在田的旁边,所以呀,这片田从来都不缺灌溉的水。再说芦苇有什么用呢?它可有大用处哩。拿着它使劲儿一甩,顶部白白的绒毛就会纷纷扬扬地飞舞,配上自娱自乐的舞蹈,好一出仙女下凡哇。如果要好的伙伴有空,我们也会拿根芦苇来场“华山论剑”,不管技艺如何,起码潇洒的意味倒是有了。等到比试结束,“侠客”们把“橘”言欢,嗯,就是那灰堆里煨熟了的橘子。别看它灰不溜秋,其貌不扬,剥开皮一口下去,当真是酸甜可口,唇齿留香啊。

至于冬天,我倒不大爱去田里。并不是说冬日的田儿没有可取之处,实在是天气太过湿冷,这是一种沁进骨子里的冷——即便是裹得严严实实,寒意也有本事渗入皮肤,穿过血肉,附骨之蛆般地缠绕住身躯,不在南方久居的人是很难理解的。所以,虽然觉着覆着薄雪的田地也颇有野趣,我却不很乐意去亲近,至多在家里的阳台上瞅一眼雪景,便心满意足了!

这片田呀,尽管不大,我也找了十几年的乐子,却仍旧不腻味。离家愈远愈久,便更是想它,想在田埂上走走看看,想去地里煨煨橘子……

深秋,是时候回家了。

## 我的晚报情缘

# 文字是最长情的陪伴

□ 张存

今年的端午节,与往年略有些不一样。我们小学同学搞了一次毕业三十年的聚会,而且我还破天荒地充当了一次牵头者。

我建立了微信群,通过“拖泥带水”的方式,没多久就拉进了几乎全班的同学,还有两位老师。聚会时大家畅所欲言,对自己的过往尽情倾诉,场面温馨而感人。当结束了这场聚会之后,我还意犹未尽,提笔写了一篇《三十年,别来无恙》的文稿,寄给《宁波晚报》副刊。大约过了二十来天,稿子发表了。我将电子版放到微信群,引来鲜花掌声一大片。尤其是点到名字的同学,还兴奋地去到处找报纸。每个人的第一次,都是这样的,我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回想我的文稿第一次在《宁波晚报》上露脸,是在2000年。我那时迁入新居,却十分怀念当年的老邻居,就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《不及旧邻送我情》的文稿。投给《宁波晚报》时,还犹豫了一下,心里七上八下很矛盾,说白了就是有点怕。有位同好对我说:“只管投吧。刊登了皆大欢喜,没有刊登再接再厉。不投就一点没戏。”他这一忽悠,我倒是听进去了,就投出去试试。稿子居然发表了。责任编辑将题目改成了《阿菲姆妈一家》,更加切合内容,非常好。再后来,我们有了“三江月”的微信群,常常在一起聚会。每天总会有很多的话题,大家都觉得很温暖。

其实与《宁波晚报》的情缘,比投稿还要早几年,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了。那时晚报刚创刊不久。我写稿子也有几年了,却不见起色。读报纸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。有位朋友单位有任务,要我帮忙订一份晚报,我立马就应承下来。这既顾及了朋友的面子又能看报,一举两得的美事,何乐而不为呢。朋友还请我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,简直就是意外收获,笑得合不拢嘴。

当时的报纸,内容相对单薄了一些,家长里短的新闻占很大比例。我一般是一扫而过的。照片新闻也多是黑白,彩色很少,更不要说大幅的照片了。我还是喜欢读副刊“三江月”里的文章。副刊的文字短小精悍,情意绵绵,贴近生活又文采飞扬,十分耐看。读完了之后,还会将喜欢的文章剪下来收藏。

我在晚报上投稿,并不是很勤奋,要是按每年一篇发表来计算,十七年间也就二十篇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一年有这样一次惊喜,也是人生一大乐事,而且每一篇见报稿子,都会使我兴奋不已,连睡觉都能开怀大笑呢。

我写人物通讯的第一篇稿子,也是在晚报见报的。那是陈亮回忆弟弟陈逸飞的文稿,题为《一片深情寄相思》。稿子由我执笔,写到凌晨四点,七点照样起床上班,一点不累。年轻就是好,现在是熬不住了。晚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文稿。陈亮看到后很高兴,还请我吃饭。又是托了晚报的福,解了一次馋。

我写《毛师母》一文时,还是在没有征求她的情况下写的。毛师母是书画家毛炳全先生的夫人,她勤劳善良质朴的女性形象打动了我。可以说,这篇稿子写得得心应手,也是很快就见报了。毛老师在那天接到很多宁波朋友、同学的电话,都是和稿子有关的。他特意将这篇文章剪下来,贴在显眼的地方。这里有文字的温度,有报纸的温度。有很多温度是值得回味的。

这里,就想宕开一笔提提“三江月”的群。这个群很有意思,也很有吸引力。我在这个群体里,见到了一帮爱好写作的朋友。他们是晚报忠实的读者,也是副刊的作者。他们对晚报的情意,是那样的深,那样的真,那样的纯,那样的长。他们把最真切文字,都献给了晚报,献给了晚报的读者。我每一次读到他们的文字,都会毫不吝啬地点赞,心中满是敬意。我爱晚报,也爱这个群。两者原来就是连在一起的,难以割舍。

二十二年的时光,那些编辑们青丝染上了白发,脸上有了皱纹,他们或她们不再年轻,而文字却不老。文字是最长情的陪伴,正是有了这些文字的陪伴,我们才不孤独,才有了生活中别样的精彩。这是晚报的魅力,亦是文字的神奇。

记得去沈元魁老师家时,曾见到他贴在墙上的一张晚报,上写“明天给你好看”。沈老师用柔和的方言向我解释这句话的含义。沈老师已经作古,他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,挥之不去。他当年的话语里,有对晚报无限的喜爱和眷恋,还有期待。

文字是最长情的陪伴。沈从文曾经说过:我们相爱一生,还是太短。这句话,也是我对晚报温情的告白。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